

ཀླུ་མཚན་

紫夢亭魂

王建中

主 编：王建中

副主编：朱国兴 刘豫生

辽宁大学出版社

ཀླུ་མཆོག་གི་སྐུ་ལྔ་པ་
魂帝夢紫

主 编： 王建中

副主编： 朱国兴 刘豫生



辽宁大学出版社

© 王建中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牵梦萦 / 王建中主编.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610-5650-9

I. 魂… II. 王…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200 号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90mm × 210mm
印张: 10.5
插页: 8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出版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晋骞
封面设计: 张鸿远
责任校对: 合力

书号: ISBN 978-7-5610-5650-9
定价: 6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吴 光

委 员

贾 震

许光明

肖怀柱

姜乃斌

王建中

朱国兴

刘豫生



吴光 摄

序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从内地15个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选派干部对口支援西藏。2001年7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对口援藏工作在原定十年基础上再延长十年，并将西藏未与内地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的30个县全部纳入对口支援范围。按照中央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辽宁省首批对口援藏干部于1995年5月奔赴西藏那曲，至今已轮换四期，先后共有200余名干部进藏工作。他们肩负着辽宁人民和派出单位的重托，在环境艰苦、任务艰巨、斗争复杂的雪域高原，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为那曲和西藏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曲地区平均海拔4500多米，被称为“生命的禁区”，是西藏最艰苦、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辽宁首批援藏干部也因此面对着最为严峻的考验，需承担最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1995年的那曲，电、自来水、暖气、煤气、浴池、直拨电话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尚未具备，我省首批对口援藏干部的工作生活环境可想而知。但是，他们凭着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凭着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热爱，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忘责任，以优异的成绩向辽宁人民、那曲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三年援藏工作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后续的援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首批援藏干部结束援藏工作10周年之际，他们编撰出版了这本图文并茂的《魂牵梦萦》一书，以回忆、随笔、诗歌、散文等体裁，记载了在藏工作生活的感受、体会、见闻、经历。尽管文字图片略显粗糙，但却真实、生动、感人，具有很强的纪念意义和现实社会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和对雪域高原的至诚热爱，更能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因整日忙于公务，接到为《魂牵梦萦》作序之邀时，自己开始尚有推辞之意，但随之又被此书内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对这片高天厚土留有难以忘怀的记忆；自己作为辽宁第三批援藏干部，更能深切地体味到我省首批援藏干部对西藏、对那曲这般的魂牵和梦萦。

赵战鼓

2008年6月 沈阳

（作者为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吳光 攝



目录

序 /// 赵战鼓

在藏北抗雪救灾的日子里 / 吴光 / 001

雪域高原上曾经刻下的印记 / 贾震 / 014

无限风光在珠峰 / 李海 / 018

西藏——粪土当年 / 王建中 / 020

思乡 / 杨洪仁 / 036

那曲印象 / 史永生 / 038

西藏——让人怀想的地方 / 李晓晖 / 042

天下第一峡——雅鲁藏布大峡谷 / 王驰 / 046

两件小事 / 赵东岩 / 048

援藏感言 / 颜炳江 / 050

难忘西藏情 / 刘振平 / 052

天路 / 魏仑 / 054

过藏历新年 / 宋英邦 / 056

在组建那曲烟草公司的日子里 / 张毅 / 058

孝登寺的酥油花 / 房晓溪 / 060

几个记忆深刻的第一次 / 庄文发 / 064

西部日记 / 朱国兴 / 068

那年 我去过狮泉河 / 刘豫生 / 084



目录

冈尼七日行 / 李庆大 / 092

达赖与班禅 / 宋致远 / 096

援藏纪行 / 郝立群 / 100

辽宁人的脚印 / 张洪川 / 106

大营救 / 许光明 / 116

关心西藏 爱我中华 / 何元柱 / 120

在纳色乡 31 天所做的小事 / 韩奎全 / 122

那一次我行走在生死边缘 / 陈树奎 / 124

追思安多的时光 / 马士刚 / 132

向这个日子敬礼 / 郑庆辉 / 136

我爱西藏 / 薛克玉 / 138

曾在藏北 / 王世岩 / 142

岁月留痕 / 肖怀柱 / 144

高度面前人人平等 / 林乐毅 / 146

我在藏北高原 / 郝传海 / 150

藏北记事 / 曹鼎文 / 152

留在索县的足迹 / 郭旗 / 156

小论援藏 / 冷连冰 / 158

我的索县情怀 / 孙斌 / 160

永远的思念 / 姜乃斌 / 162

雪域情结 / 黄凯 / 166



目录

难忘益曲河 / 朱玉光 / 172

巴青情 / 周福伟 / 178

情牵巴青 / 于成安 / 180

感悟唐古拉 / 丁丙辛 / 184

巴青，我永远的故乡 / 黄兴强 / 192

难忘的西藏 / 陈建祥 / 196

藏胞习俗一二 / 杨大伟 / 200

那曲电话话今昔 / 杨劲松 / 202

那曲 永远的那曲…… / 杨桦 / 204

贫困户的贴心人 / 程晓红 / 208

援藏干部情系藏北牧民 / 程晓红 / 210

感悟西藏 / 张文献 / 212

雪域高原唱大风

——辽宁省援藏干部在藏工作纪实 / 沧海 贾震 / 220

不作配角 不当局外人

——浙江两省援藏干部万里羌塘显身手 / 224

藏北高原上的沈阳人 / 王滨 / 226

志在藏北高原 情系辽宁大地

——我省45名援藏干部写给家乡亲人的一封信 / 李晓晖 / 234

后记 /// 吴光 / 238





吴光，时任中共西藏那曲地委副书记，现任中共抚顺市委常委、抚顺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在藏北抗雪救灾的日子里 吴光

2008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肆虐了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高大的输电铁塔因不能承受冰坨之重而扭曲倒塌，公路干线上被阻塞的车辆长达数十公里，因铁路中断而滞留在车站的旅客达百万之多，特别是湖南郴州等地全城断电……灾害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一时间，灾区军民万众一心、不怕牺牲的抗灾救灾事迹通过媒体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将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了素有“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之称的藏北高原。十年前的西藏那曲地区，也遭受了一次突如其来、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春节前的9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作为一名援藏干部，亲身经历了那场令人难忘的雪灾考验……



吴光与热地副委员长合影



吴光和杨传堂同志合影



吴光和李立国同志合影

选 择

作为见惯了皑皑白雪的东北人，雪，不单纯是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更是“瑞雪兆丰年”的期盼和幸福。尽管在援藏前的1995年初，从电视上见识了那曲的大雪给群众和牲畜造成的严重灾害，但在我走进那曲之前，因雪成灾的体验和记忆却未曾有过。直到亲历了1997年那曲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雪灾，并作为地委副书记组织和参与抗灾救灾，才使我对那曲的雪灾之频、危害之大、牧民之苦有了深切的感受。

那年的9月末，辽宁、浙江两省的援藏干部大都已返回内地休假，我因忙于辽宁援藏干部公寓的选址和确定设计方案，组织辽宁省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那曲搞城市规划调研和修编，仍留在那曲工作。此时的藏北正值牲畜抓膘配种、转移牧场的黄金季节，湛蓝的天空被白云映照得格外耀眼，忙于觅食的黑牦牛、白绵羊时而结群成片、时而分散成线，远远望去就像镶嵌在金黄色草原上的珍珠，黑白分明，异常美丽，辛勤忙碌了大半年的牧民们正满怀憧憬地准备冬宰和享受丰收的喜悦。就在这时，一场比往年提前了50多天、堪称那曲地区有雪灾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特大雪灾悄然而至。

雪一场比一场大，气温一天比一天低。安多、聂荣、双湖等县区的告急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打到地委、行署，有的直接打到我的住处。我清晰地记得，10月份的一天深夜，熟睡中的我

被双湖特别行政区欧珠旺堆书记的电话惊醒，他急促地告诉我：很多正在转场的牧民和牛羊被大雪围困急需解救，群众缺燃料，牛羊没草料，形势危急，请求地区赶快救援。双湖距那曲700多公里，平常驾车也需两三天的时间，加之大雪封山，道路不通，远水难解近渴，我只能在电话中鼓励他，要动员党员干部组织群众自救互救。

面对电话里一次次的呼喊，面对大雪变本加厉地袭来，面对干部群众焦急的眼神，我深感责任重大。而后我多次到安多、聂荣等县、乡实地调研，考察雪情、灾情，特别是夜宿安多县直接听取两个来自重灾区乡党委书记的汇报后，我认定特大雪灾已经形成，灾情后果十分严重，救灾刻不容缓。当时，那曲地委书记杨俊同志正在昆明休假，行署专员康金同志在成都治病，由我主持地委、行署的日常工作。而此时按计划已到我返回内地休假的时候，尽管那曲发生雪灾，考虑到援藏干部每到冬季都要返回内地争



取项目和资金的惯例，地委、行署的其他领导也劝我返回内地工作。但是，当我看到转场中的牛羊因无草食而日渐消瘦，听到基层干部反映有些牧民缺乏燃料开始挨冻，甚至缺衣少吃时，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涌上心头，我不顾家人的期盼和组织的关心，毅然留在那曲，主动挑起组织抗灾救灾的重任，以实际行动与藏北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为有效开展救灾工作，我立即与地委多尔吉副书记商量并主持召开了地委、行署联席

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措施，落实责任；建立了雪情灾情县区日报告制度，组织工作组分赴县、乡开展救灾活动并及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作了汇报，请求支援。鉴于情况紧急，我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救灾是那曲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必须为救灾让路，决不能冻死饿死一个牧民。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及时的，不仅为那曲地区抗灾自救争取了时间，也为自治区党委、政府了解灾情、科学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一个



多月后，地委、行署的两位主要领导陆续返回那曲，自治区党委派出了以丹增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赶赴那曲指导抗灾救灾。辽宁省委、省政府也根据我的汇报，及时向那曲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曲的救灾工作得到了整个西藏乃至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许多年以后，每逢漫天雪舞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初在那场特大雪灾面前抉择去留时的个中滋味，并为自己能够成为抗灾救灾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见证者而欣慰。在那曲遭受雪灾的关键时刻和考验面前，作为一名抚顺人和辽宁援藏干部，我不仅没有回避和退缩，而且选择留在那曲，为抗灾救灾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救 灾

雪灾急速蔓延，形势愈发恶化。在前后的90多天里，那曲地区降雪40多次，大多为中强度以上的强降雪，平地积雪40厘米以上，特重灾区厚达100厘米以上，所属的11个县全部受灾，特重灾乡多达110个，占总数的71%。气候也特别反常，降雪无风，雪停风起，平均气温 -30°C ，最低时 -38°C 。积雪表面经日间强光照照射而融化，夜间则又冻成冰壳，随着一场场的降雪一层层地扣压在草原之上，牲畜无草可食，膘情急剧下降，疫情接连发生。重灾区只能保人和部分适龄母畜、种畜，而特重灾区保畜无望，保人亦难。牧民群众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雪灾，折磨得我们吃尽了苦头”。大雪将羌塘草原一下子变成了肃杀萧条的茫茫雪国，以至于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谈雪色变”。大量的高原鼠兔被困在洞中饿死冻死，青藏公路沿线的鼠兔纷纷逃出白色雪野，涌上无雪的路面觅食，寻找寄予希望的黑色生机，以至于被往来的车辆碾压身亡，不计



其数，一时间漆黑的柏油路面变成了鼠尸狼藉、血迹斑斑的“血路”，可谓雪灾期间青藏线上的一大奇观。

“务必打通道路，全力救人保畜”，救灾初期各项工作紧张而繁忙。我一面组织有关部门为县区运送救灾物资，一面协调西藏军区驻那曲抗灾救灾指挥部，派出牵引车和推土机打通道路，同时深入重点地区考察灾情，指导救灾。无数次的爬雪坡、越冰河、忍饥饿、抗严寒，甚至因道路不通、交通阻塞，多次亲自下车铲雪、疏导交通。著名的西藏作家马丽华在《藏北十年》中写道：“谁置身于藏北的行列，谁就加入了英雄的群体”。所有参加抢险救灾的干部军民在大灾面前迸发出的那种不讲价钱、攻坚克难的大无畏精神，至今还在深深地感动着我。特别是地委、行署主要领导不在那曲的日子里，尽管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加重了缺氧反应，导致体力严重透支，眼睛在长时间野外强烈雪光的刺激下疼痛肿胀，虽未患雪盲却也留下

了眼底浑浊的病根。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始终坚持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奔走在冰天雪地里，为疏通道路、抢险救灾而沐风栉雪，昼夜兼程。每当我看到困在雪野之中的转场牧民和牲畜被解救出来，听到灾区群众及时补充了燃料、粮食和衣物的时候，所有疲惫一扫而光。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援藏期间养成的摄影爱好，也在雪灾中派上了用场。我利用走访调查、访贫问苦的机会，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反映雪灾发生后的凄惨景象，记录干部群众奋起抗灾救灾的动人情景，广大官兵舍生忘死、

通路解困的感人场面，并自费冲洗出来，配以文字说明，在地委、行署办公大楼内举办了“灾情、亲情、军情、党情”图片展，展示了党心民心军心万众一心的真实写照，既鼓舞了大家抗灾救灾的信心和勇气，也为国务院工作组了解灾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照片后来都被那曲档案馆收藏，成为那曲抗灾救灾的珍贵资料，许多照片还被《九十年代那曲抗雪救灾汇编》一书采用。

大雪致使广袤草原沟壑皆平，路径无踪，抗灾救灾过程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1998年1





月10日晚9点多钟，我陪同国务院工作组深入聂荣县视察灾情返回那曲途中，所乘车辆因迷路而误陷雪坑。当时不远处有两辆车经过，我们4人一起大声呼喊，但车没有反应仍在行进。我急忙掏出手枪，对空将子弹全部打光，由于旷野大风，路过车辆紧闭车窗，车内的人很难听到喊声和枪声，我们只能无望地看着车辆连同获得救援

的希望擦肩而过。我和司机旦堆只好挖雪垫土、推车，一个多小时也未能奏效。若不是随行采访的西藏摄影记者车刚冒险徒步近千米，幸运地堵住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葛玉涛处长和地区邮电局长青奇自带绞盘的车辆，及时将车拖出雪坑，一旦我们的车辆燃油用尽，被困在海拔4700多米、寒风凛烈、气温极低的野外，后果难以想象。

虽然我们半夜才返回那曲，但内心还是十分庆幸这次有惊无险的野外获救。

不要说冰天雪地，就是正常时候在青藏高原出行，出人意料的险情也时有发生。1996年7月，我陪同高国栋等3位辽宁电视台记者，为拍摄《天籁》专题片前往比如县茶曲乡达姆寺的骷髅墙，经过海拔5000多米的曲宗拉山，车在高出怒江水面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仅有一车之宽的陡峭绝壁的山道上蜿蜒前行。这是我在西藏期间遇到的最危险路段，据当时给我开车的胡荣同志讲，他每次经过此地都提心吊胆，不敢有半点马虎，几公里的路段往往要开半个多小时。我们紧张得顾不上欣赏“一山见四季”、风景如画的怒江两岸风光，紧攥扶手，心跳加快，手心冒汗。同车的辽宁电视台记者小董吓得不敢向车外张望，抱着摄像机躺在车后座上紧闭双眼，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刚刚通过险路，天气却骤然变化，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真是“十里不同